

站对位置，才有位子！
人在位子，摆正位置！

位子

长篇
小说

杨新城◎著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杨新城◎著

welzi

位子

站对位置，才有位子！

人在位子，摆正位置！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位子 / 杨新城著.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151-0178-1

I. ①位…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9679号

位子

著 者 杨新城
责任编辑 蒋焱兰 甄艳萍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15号 邮政编码: 100143
电 话: 010-64210030 传 真: 010-64283954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zhenypbook@163.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字 数 270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178-1
定 价 32.00元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目录

楔子 / 1

- 一 传统农业社会主体是农民，不管谁执政首先要懂农民 / 4
- 二 一个地方上的政治生态史与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史紧密相连 / 15
- 三 总结通病：成绩夸得越大越好，问题说得越小越好 / 27
- 四 若不结交人也别得罪人，与你有关系的人会在关键时说关键话 / 32
- 五 只研究工作不研究关系的人做不了官，起码做不了大官 / 42
- 六 朋友先“交”后“用”：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必先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 50
- 七 建议的有效传达：参阅文件适宜放在常委开会之前的空档 / 64
- 八 浮沉铁律：每升一级，人情味少一分，道义一步，反结交利益盟友 / 70
- 九 官商关系不长久：今日你谋算钱财，他日他必断你路 / 80
- 十 人可以有霉运但不可以有霉相，站起来时数要比击倒时多一次 / 96
- 十一 当朝不用旧臣，若把能干旧臣变成自己的近臣，是领导的本事 / 104
- 十二 政界规则：任何一个人小小的挫折和大大灾难都会成为周围的人的机遇 / 114
- 十三 秘书必备素质：善于捕捉领导的思想火花，挖掘内涵，进而延伸成一种思想 / 122
- 十四 调研诀窍：民声都在田间地头，到一个地方为官，吃透这个地方的文化很重要 / 129



- 十五** 上访处理：上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否寻衅滋事关键是看是否损害了群众的利益 / 135
- 十六** 开会定律：新书记上任，总要开一个县处级以上干部大会，这是铁定的规则，也是非常必要的亮相 / 141
- 十七** 新上任要掌握好第一板斧的分寸，切不可直取对方要害使之伤筋动骨，否则打狼不成被狼咬 / 159
- 十八** 看破不说破是规则，点到为止更是一种智慧 / 168
- 十九** 政界警示：很多做得隐密的贪官不是倒在贪上，而是倒在床上 / 176
- 二十** 从政如从商，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他们的天性，也是最终目标，或为名或为利 / 183
- 二十一** 无论多难办的事，只要一涉及领导头上的乌纱帽就特别顺溜起来 / 190
- 二十二** 当官不是为民做主而是让人民自己做主，清除杂草最好的办法是种庄稼 / 198
- 二十三** 领导身边的人也是领导，帮成功者做事是成功，跟对人才能办成事 / 204
- 二十四** 对待上级：听其言观其行，在投其所好的过程中注意引导 / 210
- 二十五** 任何会议都是小官先说、大官后说、最大的官做结论，既显示民主又体现集中 / 219
- 二十六**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 / 226
- 二十七** 生意三部曲：开始是人找钱，其次是钱找钱，顺了以后是钱找人 / 238
- 二十八** 送礼学问：取悦一个人不是送的礼有多名贵，而是看对方缺什么 / 247
- 二十九** 一个地方的文化就是一个地方人的活法，这种活法决定了一个地方人们的思维特点、处世方式、行为准则 / 255
- 后记** 感悟生活 / 265
- 补充说明**：告诉你一个我所感知的官场 / 267

◎ 楔子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圈子，官场更盛。表面上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直属部门编制、职能齐全，局、处、科排列整齐，分工明确。但深入到里面，可就大不一样了，同在一个单位的不一定是知己，不在一个单位的可能是铁哥们儿，一个城市里的政权系统里充满了各种圈子，几代人在各个历史时期或根据际遇，或为了利益，利用血缘、地缘、业缘、亲缘、情缘结成了形形色色的圈子，结网者是高人，圈子里也有牛人。在官场，为官者不一定有实权，小吏也能办大事。这就是社会上流传的一个段子“进了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圈子没进班子也等于进了班子。”此段子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尽然，毕竟是官场之外的人或在官场底层的人编的，土著居民不进圈子根本进不了班子，外来的官员虽然不属于本地的圈子，但他们是上面更大的圈子里的人，很强势的，小圈子里的人只有巴结的份儿，除非涉及他们的根本利益，一般是不会和他们抗衡的。如果抗衡起来，那就是你死我活的争斗。

国内某期刊有人撰文称：官员的小圈子有四种：官商勾结型；战友、同学、同乡型；上下勾结型；义结金兰型。这都是危害人民利益的小圈子。其实，不管多大的官员，多么正派的领导干部，在现实生活中，是必须有个“内圈子”的，所谓“内圈子”，即领导——成员交换理论所指的圈子。因为领导者不可能与每一个下属保持等距离的关系，而是对亲近的成员投以更多的关注、信任和鼓励。这就形成了领导与成员关系圈内和圈外之分。



“内圈子”的产生有其客观原因：首先，由于资源与时间的有限性，领导者只能针对组织中部分成员建立特殊的关系，这一部分人就在领导者周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圈子；其次，领导者与下属的关系是早已定型的，领导者与下属的每种交换行为都为下属确定了一个角色，圈子在初期已经形成；再次，领导者与圈内、圈外下属发生的交换关系有质的差别，圈内成员被看做是“信任的助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信任、感激与尊重的基础上的。他们大都有较高的人格素养和政治素质以及共同的政治抱负。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领导者，必须选择经营好自己的小圈子，才能和那些刻意营造、精心编织、以实现个人私利为目的，以各种名目纠合在一起的小圈子在争斗中取得胜利。

同样，有政治抱负的人只有想法进入领导者的“内圈子”，才能真正是良禽择木而栖，振翅高飞。

同然，那些想不劳而获，多占有社会资源的人只有想法进入各种利益的“小圈子”才能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

总之，圈子如同大地上的城郭、村庄，是客观存在的；圈子如同菜绿花红，硕果累累的菜园，你进不去，只能是在外边望梅止渴，吧嗒着嘴干着急；圈子如同牛羊满圈的牧场，金银满地的宫殿，美女如云的欢场，你进不去，只能是穿破衣，住草房，喝凉水，啃粗粮，打光棍，睡凉炕；圈子如同美酒佳肴的餐桌和富丽堂皇的大厅，你进不去只能在外边捡拾残羹剩饭，说不定还会被店小二奚落一番，或用扫帚扬你一脸灰土；圈子如同绿洲甘泉，你进不去只能在沙漠上徘徊，寻找骆驼刺解渴果腹，不知何时一场风暴刮来，变成一具干尸，无人问津；圈子如同广阔的草原，无垠的天空，蓝色的海洋，进去了你就可以纵马驰骋，搏击长空，扬帆远航。进不去，你只能荷载独彷徨，空怀壮志，怒目苍天，饮恨终生。

圈子啊圈子，可恨、可爱的圈子，官场人离不开又惹不起的圈子，都想钻进去的圈子，进去后又不由自主的圈子。

本书的主人公之一柳枫，曾为某省省委常委的文字秘书，因上司陷入“色情门”事件，被调至嘉谷县任县委副书记，想凭着自己的一身才华和一腔热情有所作为，因未进入当地的权力圈子而壮志半酬，苦闷之余又因一场突如其来

的洪水被人玩弄几乎身临绝境，多亏昔日铁杆故交中新社记者李一道、某高官的儿媳杭维萍仗义出手，纵横捭阖于省、市、县三级官场，奋力搭救才出得樊笼。县委班子调整时终究被逆淘汰出局，明平调、暗降职到河海日报社任副总编辑（见拙作《谁主沉浮》），在这个自己最初加入工人阶级队伍的小城权力场上开始了另一场艰难的跋涉，幸喜遇到一心为民的市委书记，真正实现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 一 传统农业社会主体是农民， 不管谁执政首先要懂农民

天下的报社都是一个规矩，各个副总编除分管自己的版面外，还要轮流到一版的要闻部值夜班。柳枫昨晚12点签完了大样，躺在办公室里间的宿舍里翻了几本新出的小说和哲学期刊，又打开电视机胡乱看了几集电视剧，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看看表已是下午一点多，食堂里已经过了饭点，泡了一碗“康师傅”吞下去就又迷糊着了，再醒来从自己住的阴面的窗户里往外看，透过西楼，阳光已照到了警卫室徐老头盆栽的葡萄架下。

昔日在省委做秘书、在嘉谷县委当副书记时总是西装挺括的柳枫，自从不谙官场潜规则，失利失意成为河海市报社副总编后，已经不像以往那样在意形象了。此刻他套上一件老头衫，趿拉着凉鞋，摸了摸下巴上懒得刮的胡子，百无聊赖下楼，走向夕阳映照下的河海市大街。转过仰坐在旧式木制躺椅上睡得正香、口水流到了脖子上脏兮兮老头摆的报摊，即是河海市新修的一条双向六车道很气魄的“京港大道”。按说这里地处偏僻，和京港一点儿边也沾不上，据说是好大喜功的现任市委书记水三清亲自起的名字。在竣工典礼上他说：“让我们河海人走在這條大路上，增强信心，放眼全国和海外，在市委的领导下，河海很快就和北京一样大气，和香港一般洋气。”

可惜领导的讲话总是和现实差得那么远。水书记在此执政3年了，锈迹斑斑的三轮车、下岗工人骑的破自行车、乡村来的小拖拉机和机关单位以及发了横财的老板们的豪华座驾混行；便道上晃荡着打赤膊、光着脊梁的汉子，摆弄着晚上准备赚钱烧烤的摊子，毫无生机的木炭和沾满灰尘的羊肉随便摆在了马

路牙子上。路两旁是用土地和旧宅换来的门店，店前的小树下，耳朵上带着金环、手指上套着闪着黄光的戒指，皮肤粗糙的中年妇女撩起衣裳在奶孩子，旁边是穿一身灰色衣裤，把全身捂得严严实实，大襟袄扣子在右边系着，守着针线小簸箩的老太太。间或也有穿着暴露的年轻女子经过，大部分是从美容店里出来的。奶孩子的妇女一边恨恨地看着她们，一边盯着照看生意或打麻将、玩扑克的丈夫，只要他的目光在那白白的大腿上和鼓囊囊的乳房上停留超过3秒钟，马上就会招来一顿恶骂。

柳枫感受着小城的民情，远远听见两个妇女的恶骂声传过来，起因是两根黄瓜。原来京港大道修成后，水三清书记指示要种大树，树坑都挖的一米半见方，并从郊外的农田里拉来了好土。后来中央来了文件，不允许把乡村的大树搬到城里，大坑便种上了小树，路旁的店老板们见有机可乘，春天随手撒下了种子，夏天瓜蔓就顺着晒衣绳爬了上去，一片绿色，悬挂空中，很快果实累累，反而成了大街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省领导曾经来视察，坐在豪华中巴车里颇有兴趣地看，水三清书记介绍说这是他让园林处种的，有专人管理，任市民自由采摘，增加绿色，体现和谐，当场受到了表扬，并在省里的一个城市建设与管理的专业会议上信口赞扬了两句河海市的做法，让一心想继续往上升的水三清得意了好几天。

领导吹牛不上税，老百姓可是斤斤计较。这不，一个五大三粗，穿着大黄花褂子，满脸横肉的妇女张开大嘴，露着黄板牙喊道：“哎哟，哪个缺德冒烟的把我的两根黄瓜偷走了啊？吃了会噎死你的。”一边骂，一边往旁边挂着“乡村小店，凉拌菜”的蓝色玻璃门看，随口又加了一句，“别觉得自己长得瘦，就年轻，怎么也比不过我那顶花带刺的嫩黄瓜啊。”

“呸！”门帘一挑，一个瘦高个、瓜子脸上带着几点雀斑，穿一身碎花连衣裙的女人出来答话了，“谁稀罕你的黄瓜啊，前天我家的两根大丝瓜还没了呢。不要脸。”

“我不要脸？还不知谁不要脸呢！男人不在家，常来吃饭那个小白脸好几天不来了，准是憋不住了，拿我家的黄瓜当那个用啊，小心那刺，粘在里边出不来。”

“你家男人的那个小啊，我家的丝瓜可大啊，老丝瓜皮涩，有摩擦力啊。”瘦子妇女嘲讽地说。



“我家男人那个大小，你怎么知道啊？你让他压过啊？”

“谁稀罕啊，看那小鼻子小眼的……”

后面越骂越不像话了，全是下三路的污言秽语，周围的人不但没人劝，反而精神亢奋凑过来看热闹。

柳枫听不下去了，“真是一座农民的城市”，自言着最近收到一个叫吴阿杜的作者写的一篇叫《小城九气》散文里的一句话，转身往报社走。

快到下班时的报社门口小广场上，停着几辆各种牌子的小汽车，其中一辆挂着本地牌照0003号的黑色奥迪特别显眼，是市委第三把手主管党群、政法、工业的副书记穆昌远的座驾，闪着傲气、霸道、豪华的光泽。他知道这都是来接记者、编辑们吃饭的。河海日报社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离下班将近一个小时便基本不干活了，编辑、记者凑在一起插科打诨，嬉笑怒骂中找饭门，查查最近给哪里发了稿子，推举一个和那个单位关系熟的人打电话要车约酒店，然后像一群群鸟飞出去到不同的地方打食。

一阵清脆的高跟鞋声由远到近，一个上身穿藕荷色紧身T恤、下身着一袭水红色短裙，把丰乳肥臀、细腰，细腻、雪白的大腿都表达得很到位的身材欣长又丰满的女人出现在视野里，随走随扑闪着两只安了假睫毛的大眼睛高声贱气地说：“哎哟，你说这个穆老爷子穆书记啊，明天接受采访就行了呗，还非要请吃饭，还请了好几个副厅级和正县级陪着，麻烦死了，还得回家换衣服。”说着来到了奥迪车前，拉开车门却不急于上车，斜倚窗前，从挎包里掏出小镜子化起妆来。柳枫熟悉她，叫凌茉莉，原是副刊部的编辑，刚调到新闻部去，刚看到这个名字时，善于联想的他立刻想到了那首著名的江南民歌：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雪白芬芳满枝丫……”如诗如画，多么令人心仪的美啊。等见了人之后，身材确实很美，但总觉得她那双顾盼流兮的眼睛里缺少了知识女性应该蕴含着文化底蕴的清澈，多了世俗的美艳和欲望。报社关于她的故事流传的版本很多，据离她最近的一个男编辑权威的说法是：凌茉莉常傍的是“三大”——大款、大腕、大官；常说的一句名言是“男人通过打拼征服世界，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她调到要闻部后，市里到南方招商，她是随团记者，晚上洗完澡穿着吊带裙，洒上名贵的法国兰蔻香水去找穆昌远审稿，一下就拿下了这个老色鬼。回来后，穆给她老公谋了一个市里最大的商场副总的职位，在人们还挣千把元工资时，这个绿帽子男人的年薪已

经到了五六万。茉莉立刻神气起来了，借跟着老公进货的时机，到上海的徐家汇，北京的蓝岛、赛特买了几身大牌衣服，到各部、室显摆，好事的女人们自然乍呼一番，赞扬一通，但知识分子毕竟是高傲的，视而不见者多，她于是就做东请人吃饭，故意装作不小心把衣服弄上一点汤水，然后惊呼道：“完了，我这身衣服2000多呢。”等大家表示她惋惜时，她又说，“没事，大不了再去买一件，反正我老公一年挣五六万呢。”吃了人家的嘴甜，大家不免顺情奉承她几句，茉莉的精神上就得到了一种满足。她住在工业局家属宿舍，穆昌远有时会派车接她，她精心化好妆后站在阳台上看着车来了就是不下楼，非要等3号车停上一刻钟之后才出来。有一次也住在这个院的工业局长无意中看到了这辆车，急忙上前去迎接领导，却被凌茉莉落下自动车窗奚落道：“是来接我的，你来忙乎个啥啊。”

柳枫和她直接接触是上季度评完好稿的第二天，茉莉拿了自己组好的一个版面让他审签，柳枫从美学观点上提了几点修改意见，把其中头条800字稿子的病句、错字改动了20多处，签字笔里流出的红色墨水在白板纸上特别刺眼。茉莉不高兴了，转移话题说：“别看你是副总编，你这身西服也就几百块钱，还不如我脚上这双瑞典皮鞋呢，别看我得不了好稿奖金，但我老公照样比你们挣得多。”看着这个身材姣好、面相妖冶、思想浅薄的女人，柳枫点燃一支烟，靠在皮转椅上刻薄地说：“你还不如说我的衣服不值你乳罩上的带子钱。再者，你写了好稿，得了奖金，你老公的工资会少吗？风马牛不相及。”凌茉莉含羞无言退出。

凌茉莉看着从楼里涌出来的下班的人越来越多，感到目的达到了，在人们艳羡的目光中夸张地看了一眼手腕上的小金表说：“小刘啊，咱们快走吧，要不然穆书记要着急了啊。”看着奥迪车后尾闪烁的红灯，一个胡子拉碴的男编辑把烟“噗”的一声吐在地上，骂了一声：“婊子！”拉开一辆夏利车的后门坐了进去。看来他今天找的这个饭门一般，也就是喝点老烧酒、吃个猪头肉，绝不会像茉莉坐在豪华的包厢里，在一桌男客享受鲍鱼的时候，在欣赏、奉承的目光中，她独自喝着能让女人美容养颜的由马来西亚的血燕和冰糖熬成的燕窝粥。

柳枫到食堂胡乱吃了点儿饭，上楼继续看那篇他十分欣赏的吴阿杜的散文来稿。



小城九气

古老的小城，据说起于隋朝置县，至今已有千年。一股泉水从太行山的一个山洞里跑出来，在中原大地上走走停停，沿途又收集了一些小沟小汊里的散兵游勇，到了城西南百余里处居然形成了一条不大不小的河，平日里半槽子水哗哗地流，帆影浆声；丰水季节里波涛汹涌，突突冒着黑烟的柴油机动力船拖着长长的一溜槽船，从这里顺流而下，过运河直发天津卫。小城的祖先们逐水草而居，在两岸建起了鳞次栉比的房屋，又请鲁班的徒弟在河上修了一座桥，把小城分成了桥东、桥西两个区域。桥东地薄，桥西地肥，故大部分房屋盖在了桥东，逐渐形成了四街八市。知县要牧民，衙门也设在了那里，一直到后来的县委、县人委、县革委、县政府也都没挪窝，寒往暑来，变的是门口的牌子和掌权的人，不变的是政权，不过是管的事越来越多了，吃皇粮的人也比以前多了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一次上级要求精兵简政，当时的县委书记在会上问资深的人事局长：“你说一个县政权到底需要多少人？”老局长推了推老花镜，拿出一本发黄的县志说：“明朝时一个县衙八个人，县令、师爷、钱粮、刑名外加四名衙役。”众人哑然失笑，不过该添的人还要添。农民惜地，河西只有短短的两条街，这是40年以前的事了。

接着那位县委书记往后数，小城开始变了，先是省城来了一彪人马，中吉普、大卡车，男男女女一大伙，说要在建专署，管周围11个县。街上的老者说：“过去一州才管三县，这专署管11个，算府还是州？”不管算什么，新来的专署领导在日本人修的火车站月台上一站，大手往南一指，一条大街开了，再往两边分了两分，两条大马路修起来了，自东向西蜿蜒延伸，这局那处，沿街顺路，前机关，后住宅，大兴土木，还顺便建起了几座国营厂，影剧院和商店。沧海桑田，河西第一次胜过了河东，河东的政权向河西俯首称臣，河东的官员向河西的居民发号施令。再往后，又搞起了开发区，小城继续向西延伸，钢筋混凝土堆起了一座座用微机控制的生产车间，框架结构的带电梯的高档住宅楼、别墅群压倒了一片又一片绿油油的庄稼地。于是，小城又多了一个新区，桥东的居民说，那里住的都是有钱的外地人，胆大得没边。桥西的官员说，那里是新的生产力。也有的说，是钻了国家政策空子的暴发户。

不管怎么说，历史的变革把小城分成了三个区域，厚厚的文化积淀使小城

的民俗呈现出了九气，每个区域都有三气。

桥东是老气、土气、穷气。行走在桥东，映入眼帘的是近几年临街新盖起的二层红砖小楼，转入小巷，一股老旧古朴之气扑面而来：刷着黑漆的榆木门，刻着篆字的石头门墩，既能挡小猪小狗，又能摘下来当矮条凳的槐木门槛，三间外蓝砖内土坯顶黑瓦的起脊北房，飞檐斗拱上的兽头麒麟和几蓬衰草鸟瞰着小院里的石榴树以及生长着茄子、小葱的菜畦。一明两暗，堂屋里一张方桌两把太师椅，桌子中央的茶盘里一把带铜提系的茶壶率领着六只背面带花、鸟、鱼、虫图案的倒扣着的小茶碗安静而卧，平时是不能动的，只有来了客人和亲戚才依次摆开，抓一把北京花茶大方放进去，沸腾的开水一冲，闷一闷再一一倒出，小茶碗里一片金黄，氤氲热气里弥漫着清香，主端客饮，营造出浓浓的亲情吉祥的氛围。茶毕，会被主人引入东里间的炕上，方方正正的小炕桌上锡酒壶里温着老白干，胖墩墩的盛3钱的小酒盅，上菜前，主人还会拿着酒瓶向客人炫耀一番说：“我这瓶大曲陈酿还是当年凭票买的，才一块八毛二。”一盘炒肉或烧鸡、炖鸡打头，外加几盘时蔬，大家脱鞋上炕，盘腿围桌而坐，细品、慢饮、唠嗑，偶尔也猜上两拳，打打杠子虫，直到主妇端上馒头肉菜，吃完后把桌子抹净，再沏一壶茶，一直到日头偏西，主送客到大街口，拱手而别。

这只是来客的时候，常日里可不是这样，老一辈人大都每人有一个印着“农业学大寨先进工作者”或“工业学大庆模范”“斗批改先进工作队员”等一行鲜红字的搪瓷缸子，杯盖用小细绳拴在端把上，里面布满了茶垢，老人们说这是茶山，是喝茶历史的见证，还能治小孩上火的病；年轻人用的则是红、黄、蓝不同颜色的玻璃丝缠着的罐头瓶。冬日里吃饭小炕桌摆在堂屋的地上，靠灶台余火随热随吃。夏天则在院子里，或借夕阳余晖，或借天上明月，稀饭馒头，拿出自己做的酱，转身回手从菜畦里拔几棵葱，三下五除二吃完后，妇女收拾桌子，男人们摘下自家的门槛，端上茶杯来到街口聚在一起聊天，也有懒的干脆脱下一只鞋垫在马路牙子上坐下，纸烟、烟袋、自己卷的大叶相继点着，在他们的上空很快笼罩起一块烟云，使本来不明的路灯更加昏暗。街上偶尔驶过贼亮的小汽车，老人们说这玩意小的倒比大的跑得快，年轻人讲一小时能跑200多里呢。驶入小街巷的是农用三轮、人力三轮间或还能看到60年代出产的加重飞鸽、永久自行车以及自己用水管焊成的前后没有挡泥板也没闸的“光



腩车”，但特能驮。这里的居民有的城外还有点儿地，收获的粮菜靠他们往回运。遇有驮蔬菜瓜果者，大家会围上去拿来尝尝，用袖子擦擦泥土，“嘎巴”一咬，老者会说“深井水发阴，不如原来用河水浇的甜”，年轻人讲“用河水？你看那水，又黑又臭，半里地熏你个跟斗，牲口都不喝”，当然，早就没有牛马了。

河西是官气、霸气、暮气。河西少见平房，多是近几年新盖起的四五层家属楼，小楼群中偶尔也突出一两座十几层的大厦，如利剑直插蓝天，显出一股霸气，玻璃幕墙贯通上下，照得人们睁不开眼。后来人们才知道那叫光污染，大城市早不让盖了。住宅办公混合区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广场，绿地、鲜花、风景树、喷泉、看台、跑道配套设施齐全，人气颇旺。晚上人流如织，大部分是上班的青年人和中年人，大家共同走在塑胶跑道上，按照顺时针方向一圈一圈转着，间或也有穿着沾满泥点子的廉价军队作训服的农民工结伴逆时而行，虽然他们表面上显得满不在乎，但从他们的眼神里仍然可以看出内心的自卑与空虚，这些民工们往往横穿几步就胡乱躺在中间的草坪上，脑袋翘起，看着在台阶上乘凉休闲的女人们，总想从她们的裙子底下看到些什么。白天这里是年龄较大的人的天下，老头、老太太仨一群，俩一伙，均着中山装或夹克衫，手里掂着泡着绿茶的玻璃水晶保温杯，沿跑道慢行，边走边说，一个讲：“现在总说群众不好发动，我看是手段不硬，那年我在某县当副县长，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求修河开渠，我给各公社书记开会说，‘三丁抽一，谁不去按坏分子论处’，不到3天，一万民工就到了大堤上，我站在大方桌上，不用扩音器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把人全镇住了。”另一个半大老头紧接着说：“是，那时我领着一个民工营，你讲话时，一手卡腰，一手抡胳膊，真叫神气。”半大老头眼里仍露出敬畏巴结的目光，但很快意识到了现在地位平等，又说，“不过，你也念错了好几个字，尤其把毛主席的‘宜将剩勇追穷寇’说成了‘穷寇’，嘿嘿。”先讲话的老头不屑答：“那算什么，我们是办事的，又不是耍嘴皮子的，反正最后我们在全区扛了红旗。”看得出，这是一批离开了岗位的大小小的领导干部，过去过着銮驾齐全、前呼后拥的生活，都曾叱咤风云、登高一呼、应者如林，如今离位，融入了滚滚红尘，方知自己也是饮食男女，但虎倒威还在，遛弯时基本还是一个单位的人走在一起，原来的头还是走在中间，黄昏时也会碰到少数穿西服系领带在外圈匆匆走路的

中年人，走了对头实在错不开的时候也会尊敬喊一声某局长或某书记，被喊的人立刻就神气起来，矜持地招呼对方小张或小王，过后就向同伴们说：“看见这小伙子了吗？过去跟着我，现在也是处长了，不过也算有良心，过年过节知道回家看看，不像某某。”老人们晨练时带队的必定是一个原来最大的领导，他站在中间喊道：“县处级以上站左边，以下的站右边。”尽管在一块平地上，左边的人还是觉得自己高大了许多。无独有偶，练武功的老太太也有人喊：“离休的站前边，退休的站后边。”显示出官位、资格将伴随他们一生。但到了菜市场也就和平民一样与小贩斤斤计较，表现方式不同，男人把将军肚一腆对小贩讲：“你们能到城里卖菜是党的开放政策的结果，要自律，不能缺斤短两，我原来可是xx局的。”碰上聪明的小贩会说：“一看您就是对革命有功的老干部，请好吧您，看，二斤高高的。”虽然耍了手段，少给了，还把对方哄得高高兴兴。遇到犟筋头会说：“你买我卖，多大官也得吃菜，说那些有啥用。”结果是买主百般挑剔，如真少给一点，他会拿出轻易不用的手机，给老部下拨一个电话，说不定真来两个戴大盖帽的把小贩训斥一番并罚款。

老人们谁遇到值得纪念的事也会凑到一起喝个酒，一张圆桌和几把折叠椅拉开，主人会同时拿出几个茶叶筒介绍说这是雨前龙井，这是信阳毛尖，那是福建乌龙，都是谁谁送的。冰箱里储存的鱼虾变成热菜上桌后，他就打开酒柜炫耀道：“看，有10年的茅台五粮液，也有剑南春、酒鬼，伙计们随便挑。唉，都是存货了，在位的时候，哪年不进一两箱。”于是，大家就回忆起在位时过五关、斩六将的许多英雄事，渐渐增添了酒兴，吆五喝六起来。但议论最多的还是当地的政治，谁谁要提拔了，谁谁被查了，哪些工作干得可以，哪些干得不行，老百姓有意见了，有时议论出眉目来，他们会公推当年在他们中间的笔杆子写一联名信直接寄给现居要位的老部下，有时还真管点事，比如街平整了，下水道疏通了，小商小贩不乱窜家属院了。这时，他们就会在街坊邻居之间，在遛弯的时候和普通人站在一起，大吹大擂一番，在众人崇敬的目光中自我陶醉了，仿佛找到了当年当领导的感觉。那几天的身体就感到特别好，吃饭也特别香，觉也睡得格外甜。

新区是洋气、神气、朝气。新区的人多住在带有电梯和智能通讯的小高层的宿舍楼里或独立的别墅洋房中，小区周围是移步换景的假山假湖和从农村移来的大树以及从外国买来的草坪，底层均为车库，停着各式各样的汽车，家



家防盗门紧闭，互相之间很少来往，上班步履匆匆，一律深色西服打着庄重的领带，汽车代步，互相碰见鸣一声喇叭算是打了招呼。这里的人们很少出去遛弯，家家有健身房，下班回来脱掉盛装，在众多健身器材上折腾出一身汗后洗澡更衣，到宽大的阳台上摇椅上一坐，或听霹雳音乐劲歌，或听舒缓的小提琴奏鸣曲，完全依自己的性格和情绪而定。也很少喝茶，车里是整箱的矿泉水，家里冰箱里是饮料。尽管家里有最新式的、做工考究的餐桌餐椅，基本不在家招待客人，来了朋友往往是在饭店吃过饭后直接进茶楼要一壶绿茶或铁观音聊天唱歌，当然，也有去歌厅或洗浴中心找小姐寻欢作乐的，那是少数。

假日里，新区的人们会驾车全家出动，穿上最时髦的休闲装，带上沙滩椅、面包、饮料、香肠，到离城不远的的一个自然湖畔享受碧草青青的田园乐趣，看蓝天上的白云悠悠。偶尔在湖边的鱼塘旁遇到河西人坐公车、用公款垂钓者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或热情打招呼吹捧一番慷慨表示付款或不屑斜着看上一眼，拿出自己的折叠鱼杆大声招呼着鱼塘的主人：“老板，多少钱一斤啊，来，我先付你200元，给我找一个别的钓位，这里的气味不太好，不干净。”鄙夷神气之情溢于言表。

夏日的傍晚，这些人也会偶尔到小区的假山凉亭里聚会，互相谈得最多的是什么全球经济一体化、企业的扁平管理系统，如何招聘人才、如何攻关，哪些行业成了朝阳产业、什么项目要走下坡路，等等。往往是刚从外地或国外回来的人主讲，说外面的发展环境、投资方向，说自己接触了某大公司总裁，他是怎么发家的，讲英美国家的企业家都是先办一个小企业，而后发展连锁，最后成为一个大行业，自己做龙头老大，再往后就去竞选议员，影响国家制定有利于自己的企业做大的政策。说得大伙很是神往，于是大家就开始抱怨，说这部门不管事，那单位管得太多，自己办事有多难，少赚了多少钱。这些大家都是泛泛说，谁也不点具体单位具体人，更不说用什么方法做成的。有时说着说着就会激发某人的灵感，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招招手，到僻静处窃窃私语，到暮色四合的时候，说不定两人去了饭店，也可能就谈成了一个合作项目。

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市民，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小城更是这样，往上数一代就是农民，大部分人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农村度过的，有着强烈的恋农情结，常爱回家看看，河东的人回老家捋起胳膊就下地，耕耩锄刨样样在行。河西的人回村里是寻找年轻时候的梦，到自己劳作过的土地里转转，有时也拿